

文獻考釋

土居通豫〈賞園梅記〉考釋

吳福助* 林翠鳳**

【作者】

土居通豫（1850～1921），本姓越智，字士順，號香國、香華國御史，日本四國土佐（今高知縣）人。少好讀書，能詩文。稍長，就官途，鍊實務，為縣官，為郡長。時又參與政黨活動，論當世之務，或監督會社。後再仕，曾任遞信省東京郵便電信局長。明治乙未（二十一年，1895）八月，隨軍來臺，歷任總督府陸軍局郵便部長、民政局通信部長、總督府評議會員等。丁酉（二十三年，1897）因下屬收賄，督導不週而下臺，返回日本內地。在臺任職凡三年。學博才敏，器識高遠，刀筆簿書之餘，寄心詩文，時與文士為山水之遊。明治四十一年（1908），承接大久保湘南過世遺缺，擔任日本漢詩重鎮「隨鷗吟社」主幹。著有《仙壽山房詩文鈔》、《征臺集》等。¹岡千仞評曰：「源流極正。」石川英評曰：「溫雅清婉，嶄然拔于塵壘之表，雖在事務繁劇之職，亦自有雍容閒雅之意。」木村毅評曰：「其為辭，雅而雋，深而鬯，運思玲瓏，奇姿橫生，將與古之作者爭衡矣。」王松評曰：「土居香國（通豫）有才幹，歷掌郵務，敏以處事。好吟詠，所到有詩。在臺曾設玉山吟社，提唱風雅。騷人墨客，樂與之交。余嘗讀其〈登城樓遠眺〉一篇，蓋乙未（明治二十一年，1895）中秋在臺北時所作，氣骨沈厚，不作浮響。」²為日治初期最早來臺的重要漢詩文作家。

* 吳福助，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退休教授。

** 林翠鳳，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教授。

¹ 以上參考：(1)上田正昭等監修：《日本人名大辭典》（東京：講談社，2001年）。(2)土居通豫：《仙壽山房詩文鈔》，作者自印本（東京，1916年）。(3)土居通豫：《征臺集》，作者自印本（東京，1922年）。(4)〈隨鷗吟社之定繼後者〉，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（1908年3月4日，第3版）。

² 王松：《臺陽詩話》（臺北：大通書局，1987年），頁83-84。

【提要】

本文收於土居通豫《仙壽山房文鈔》卷二。土居通豫以詩文知名，明治 28 年(1895)6 月以日本駐臺總督府陸軍局郵便局長身份來臺，這篇〈賞園梅記〉則是他來台之前的作品。

本文初看可大別為二段：前段為多年遊歷之鋪敘，後段為感懷心情之表述。若細看之則可析為四段：一者以當時賞園梅起興。次者承接前段，回顧歷年移家輾轉中賞梅之境遇。三者抒發體會，慶得佳梅良友之喜。末段歸結體悟，扣合首段當時賞梅之現境。

作者老家屋後有紅、白二株老梅，陪伴作者幼年時期成長，有他和同伴們賞梅的美好回憶。或者因此為後來的人生雅興埋下了種子，培養其愛梅的情懷。而自癸酉至乙酉夏(明治 6-18 年，1873-1885)，也就是從作者 24-36 歲的十餘年之間，正值青年的他在故鄉四國高知縣五度遷徙，後移至本州近畿區京都、大阪，終至東北區秋田，先後移家達八次，可謂奔波輾轉。作者移居流轉，即使身經碌碌塵旅，暇餘之時瀏覽，相遇之時交流，而梅能賞心勸品，友可暢意高談，觸物發情，兼以詩文記之，豈非人生一大爽心樂事！

自古以來稱梅、蘭、竹、菊為「四君子」，喻含著傲、幽、澹、逸四類品格，是理想中的君子象徵。梅也與松、竹合稱為「歲寒三友」，三者不畏嚴寒，獨標傲然之態。在華人文化圈中，都受到文士們的普遍崇仰。梅，被譽為花中四君子之首，平素一身勁骨，經霜耐凍，冬雪之際萬境蕭條，卻獨能迎寒而開花綻放，清麗脫俗。這本來屬於自然界的天然美，激勵著人們不畏艱險，奮勇前進，傲姿燦爛。古人托物言志，視梅為堅韌不拔的人格象徵，是勇往無懼的高潔志士。人們把對道德情操和文化內涵的理想，投射到自然物象，藉以寄託一種人格力量，或反映出自我價值的追求。而文人雅士尤其欣賞梅的卓爾不凡，將賞梅融入日常，成為一種品味生活的情趣，同時也成為砥礪品德、表現氣節的借鑑。一如本文中作者以梅友相喻，謂「友朋之清潔若梅花」。

然而人生如寄，交遊有時。作者「不有半畝之園，又不栽一株之梅」，卻始終有梅友相隨，便在於其心中有梅，萬梅在焉；其心中有友，千友來焉。正所謂「物隨心轉，境由心造」，世間許多事物都是由內心投射而來。人生在世多身不由己，如梅不能常得，友不能常聚，園不能常有，此乃本來樣態。而人們常因關注「所無」而生感慨，作者卻能跳脫此常情，不陷溺於悲愁，反能關注其「所有」，即使其梅或一株或數株，甚或無梅；其友或記名或無，甚或無友，作者率能珍惜其所有，淡然其所無。而無中之有，別顯豐足。故心中常存梅友，時時處處便有梅友。一如其所言：「不會，亦常會矣。不有，亦常有矣。豈不樂哉？」可謂心存天地寬，心在萬事全。

〈賞梅園記〉取材有重心，記述詳實，文筆流暢，全文條理而富於感情，豐美而兼具哲理。尤其通篇由世境而歸於心境，由漂泊而歸於清寧，是其人生歷練後的體悟，也是對生活處世的經驗歸納。這具有正向啓發性的思維，也是本文對讀者最好的傳遞。

作者《仙壽山房詩文鈔》，另有〈杉田觀梅記〉三千字長文，記述遊覽杉田村所見梅林諸種情景甚為詳悉，是多視角全方位描寫的傑作，宜參看。

【原文】

園中有梅五株，花盛開，紅者一株，四株皆白，清香馥郁，春色可人。於是邀友人江幡澹園、小野崎秋城、佐藤槐園諸子，坐花下吟賞，嗚呼，樂矣哉！

予素愛梅，世家土佐〔1〕佐川鳥巢山下，屋後有老梅二株，一紅一白，每花開，與金澤半山、結城凡鳥俱賞之。癸酉〔2〕，移家於寒原，無梅，且無友可語。甲戌〔3〕，移於戶波，雖無梅，偶得友人田宮醉竹，暇輒詩酒以樂焉。後在東京〔4〕為官，丙子〔5〕，帶任歸高知，移家於廿代街，屋後有老梅一樹，枝幹縱橫，著花殊多，而有山口松陵、西森兩竹、河野節軒等來賞焉。翌年丁丑〔6〕，移於築邸，樓外有古梅一

株，鐵幹倚牆，而橫枝拂行路之人。每花開，橋本一濟、坂崎紫瀾、宮崎夢柳等，攜酒來賞焉。己卯〔7〕，又移於帶屋街〔8〕，庭角有小梅一株，予培之，耨〔9〕之，長條忽過牆，至翌春始著花四、五點，亦甚可愛，俄〔10〕折簡〔11〕諸友賞之。辛巳〔12〕夏，轉官之西京〔13〕，寓於河原街，園中復有數株，且書窗之外，圍以鄰家梅園，至春，紅白燦然，與我園花相掩映，清香徹書幃，同巖本琴城、森本後凋、岸田湘煙女史等，詩酒相賞。壬午〔14〕二月，應立憲政黨新聞社聘，罷官之大阪，卜居於梅花巷，園中復有梅，所謂稱八蕊者，至其著花，香雪燦然几席之間，入夜猶晝，其下生靈芝二，一長一短，紫色可掬，與花相映發。時有交友草間天葩、田口六石、小宮山三、放關遂軒、山本梅崖等，各來賞之。而乙酉〔15〕夏，再為官，移家於秋田〔16〕土手街，而園中復得此五株，而有此詞友。

嗚呼！予移家不知幾回，其居皆有梅樹，亦有詩酒之友，而無此者，僅十之一而已，亦可謂多幸哉！予常僑居，不有半畝之園，又不栽一株之梅，而數畝之清園，數樹之梅花相隨焉。況友朋之清潔若梅花，無往無之哉！予不復憂不有半畝之園，與不栽一株之梅，又不憂聚散離合之無定也。予於是乎常有所不有之園梅，會其難會之友朋焉。

夫梅之可愛，目視之，心知之。友之可游，情致之，心娛之。若夫外吾心，無梅也，無友也。尋諸吾心，則萬梅在焉，千友來焉。如此則何處不有園梅？而何地不有友朋哉？

嗚呼！予以逆旅〔17〕之身，未知明年移居於何地？得如何梅？得如何友？然心既有數樹園梅如彼，心既交數輩友朋如彼，何必用新園梅與新友朋哉！乃〔18〕舉杯謂諸子曰：「諸子即吾心中諸友也，園梅即吾心中園梅也。不會，亦常會矣。不有，亦常有矣。豈不樂哉？」主客哄然而笑，笑時既醉矣，園梅亦若有所欲言者。

明治己丑〔19〕五月某日記之。

【考釋】

〔1〕〔土佐〕とさのくに，日本四國島高知縣(こうちけん)舊稱，面臨

太平洋。

- 〔 2 〕〔 癸酉 〕明治 6 年（ 1873 ），作者時年 24 歲。
- 〔 3 〕〔 甲戌 〕明治 7 年（ 1874 ），作者時年 25 歲。
- 〔 4 〕〔 東京 〕位於本州島關東地區，為日本首都。明治天皇於慶應 4 年（ 1868 ）宣布將江戶（ えど ）改名為東京（ とうきょうと ），實質遷都於東京。
- 〔 5 〕〔 丙子 〕明治 9 年（ 1876 ），作者時年 27 歲。
- 〔 6 〕〔 丁丑 〕明治 10 年（ 1877 ），作者時年 28 歲。
- 〔 7 〕〔 己卯 〕明治 12 年（ 1879 ），作者時年 30 歲。
- 〔 8 〕〔 帶屋街 〕高知市帶屋町，市著名的商店街。
- 〔 9 〕〔 耨 〕古代鋤草的農具，此作鋤草。
- 〔 10 〕〔 俄 〕即俄而，不久，短暫的時間。
- 〔 11 〕〔 折簡 〕原為折半之竹簡，言其禮輕，後世引申作裁紙寫信。
- 〔 12 〕〔 辛巳 〕明治 14 年（ 1881 ），作者時年 32 歲。
- 〔 13 〕〔 西京 〕位於本州島近畿區京都（ きょうと ），為日本舊首都，與新都東京對稱。
- 〔 14 〕〔 壬午 〕明治 15 年（ 1882 ），作者時年 33 歲。
- 〔 15 〕〔 乙酉 〕明治 18 年（ 1885 ），作者時年 36 歲。
- 〔 16 〕〔 秋田 〕位於本州島東北區秋田市（ あきたし ），面臨日本海。
- 〔 17 〕〔 逆旅 〕旅館、客舍。引申為旅居，常用以比喻人生匆促短暫。
- 〔 18 〕〔 乃 〕原誤作「仍」。
- 〔 19 〕〔 己丑 〕明治 22 年（ 1889 ），作者時年 40 歲。